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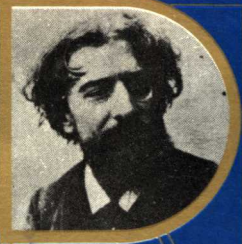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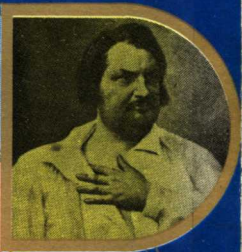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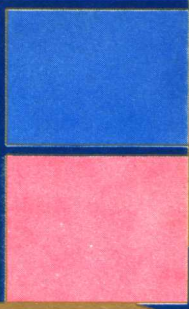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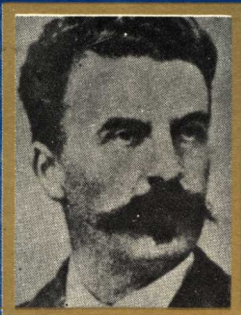


R A N C

新潮文庫 95

# 法國文學巡禮

黎烈文著



A



新潮文庫 95 黎烈 文著

J 565.06  
L331  
法國文學巡禮

志文出版社印行

# 法國文學巡禮

新潮文庫 95

---

原著者	黎	烈	文
發行人	張	清	吉
出版者	志	文	出版社
地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82巷10弄2號		
郵政劃撥	六	一	六三號
電話	八	七	一九一四一
	八	七	一九一五
初版	六	十	二年九月
再版	七	十	三年四月
法律顧問	林	金	發律師

---

定價 110 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 懷念黎烈文教授（代序）

顏元叔

從大陸來到臺灣，那時我是十八歲；腦子裏沒有帶來幾位作家，「黎烈文」是極少數的人名之一；因為我讀過他的譯作：「冰島漁夫」。我如今還記得裏面描寫大風裏漁船逆風而駛的一段。當時，在大陸，差不多的中學生大概都讀過黎烈文的「冰島漁夫」。因此，進臺大外文系時，第一位以文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的，便是黎烈文教授。黎先生當時教的是法文(1)與法文(2)；法文分組授課，也有法籍的神父在教；我和幾位要好的同學，毫不考慮地選了黎先生的法文：他對我們來說，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個里程碑。

黎先生在課堂不說閒話，來了便上，上完便走；走起路來，目不旁視，雙眼稍稍斜向地面，神態頗為冷漠。我們覺得這正符合一個學者文人的樣子；不敢接近，只敢遠望。後來，他生病了，請了兩星期的假；回來的時候，右臉頰一片白色，塗了藥。這時，他才說了幾句課外話，解釋病情——鼻竇炎，描述醫生如何把針頭插進他的臉頰骨抽膿，又把蒸餾水打進去沖洗，十分的生動。這使我們產生了一些親切感。以後，不知道那一次他又生場小病，我們居然跑到他家裏去看望。這便開始了我以後習常的拜訪——而在所有的教授中，我只常往黎先生家跑跑。

黎先生的家一直在金華街，如今雖是前後高樓遮擋，十多年來，那一帶十分幽雅。黎先生住住的是一幢日式房屋，有院子，有花木，客廳裏陳設雅緻；我一坐下來，黎師母總是端出清茶，然後一隻香蕉，或是一個橘子。當時，我家住在倉庫裏，四間房子住了近二十口，我睡在飯廳兼客廳兼過道裏；所以，置身黎

老師的客廳，等於到了另外一個天地，頗是流連忘返。

黎老師在臺大文學院走廊上行走時，沉默寡言；到了家裏，你坐在他對面（他總是坐一把長沙發，我則坐單人沙發），那時你就面對着一位健談者了。他那種湘潭鄉音相當濃重的普通話，在我這個湖南人面前，益發濃重了（可惜我來自茶陵，不會說湘潭話）。我去過黎老師家不知多少次，記憶中他從來沒有一次看錶逐客之類的行爲。他真是一位健談的人，聲音鏗鏘，令人聽得出神；所以去看黎老師很少十分廿分鐘便告退的。我們去找黎老師，最感興趣的，還是打聽他的譯述生涯和留學法國的經過。如今我還記得兩件事最清楚。他說他留學法國，是從小學唸起。我聽了不免嚇了一跳。怎麼一個成年人跑去上小學！他說他先唸法國小學，然後中學，然後大學。在法國一共七年。今天回想，學外國語，從小學開始，可能是最徹底的辦法。所以，黎老師的法文很結實。黎先生很瞧不起那些在法國撈「外國博士」的人。「紅學博士！」他常常輕鄙地說。找一個中文題目（如「紅樓夢」），搜集點資料，請法國學生寫成文章，撈個學位歸國！

黎老師做翻譯工作，經常表示這比創作還費事。黎老師自己是有創作經驗的。他說寫創作，寫不通時轉個彎就寫過去了；搞翻譯，遇到難處，那你非得絞盡腦汁，把那個正確傳神的中文給扣出來不可，這就苦惱了。所以，黎老師認為翻譯比創作難。最近我還碰到一位專搞法國文學的朋友，他說黎先生的譯文非常忠實；而我們這些只能讀譯本的人，知道黎先生的譯筆也流暢優美。與黎老師的多年談話中，還有一事也記得清楚，那便是法文的R發音。法文的R要發捲舌音，不是捲大舌，而是捲小舌；使小舌顫起來，便是道地的法國R了。黎老師說，當年他在法國頗以此R爲苦，後來他的老師教他漱口的時候，含水在

口仰頭作咕嚕聲，不久就學會了。他說同班有位美國人，始終沒學會，叫他抖小舌，他必捲大舌。（中國人總是聰明一點，這是黎老師和我們的結論。）

向黎老師學了兩年法文，我的成績並不好，每學期大概總在五名之外。最令我苦惱的是那些數不盡的語尾變化，辨不清的陰性陽性，就連你、我、他、你們、我們、他們，也是主詞受詞，搞得你滿頭霧水。（學法語使你深悟到語言之作弄人了。聽說俄文更是作弄人！）有一年暑假，那時中法還有點邦交，法國領事館送來一批法文書籍，獎勵學法語的學生。黎老師（這是他事後告訴我的）很想把我列入得獎名單；但是，他說：「你就是差兩分，沒有辦法！」辦法是有，你加兩分就得了。他就是不加；愛莫能助的樣子。當時，我心裡也許有點疙瘩，不過很快就消失了。我覺得他做得對。黎老師不是什麼「萬世師表」；不過，像這些小地方，他的做法是個榜樣。

記得我在大四正修黎老師的「法國文學」，他迎着我的面，走向傳園旁邊的公共汽車站（那時的車站在傳園牆外，如今搭標語牌的地點），他對我大叫：「完了，完了！」滿臉從骨頭裡笑了出來。我正在奇怪。他說他把歷年的積蓄全部用完了。我正要問；他說他已經把大兒子送到美國留學去了。那時候出國留學好不容易，保證金就要兩仟四百美金，等於十萬臺幣。如今十萬元臺幣好像家家都拿得出來，那時候只有寄望於愛國獎券！黎老師的大公子（據黎師母告我，念之曾申請到若干獎學金，但是能把他送上飛機可也已不容易了。）臺大工學院畢業，出國之後，經常寄回許多相片；黎老師編貼成冊；有那麼一兩年，我每次去，他必定要翻相簿給我看。黎老師的二兒子忍之與唯一的愛女慰之，也都是臺大畢業，學理科方面的實用學問，也都去了美國，正在攻讀較高學位；倒是沒有一個繼承父親的衣鉢。我知道，臺大

文學院好幾位教授的子女，都是這樣；反而我們這些沒有文學淵源的家庭出生的人，迷迷糊糊走上了文學這條泥濘的路。

黎老師身材較矮，加之碩壯，是一個鐘型的體態，頭上毛髮細稀，露出閃亮的頭皮。臉色總是相當紅潤。多少年來他好像都有點高血壓的毛病。他的發病，就是由於高血壓造成的腦血管栓塞。病一發作便意識不清。發病的第二天，我去臺大醫院看他，連呼數聲，都沒有反應。當初，我們拒絕醫生的審慎預言，盼望他能復元；半年一年過去，他的知覺似乎越來越弱，才知道恐怕是沒有希望的了。每次去看他，最令我傷心的是他一次比一次瘦；不僅臉頰下陷，就連蓋在被單下的身體，也越來越小，病床則愈見寬大。他住在臺大特等病房，有冷暖氣，免得氣溫變化，使他傷風感冒。黎師母說，初入院時曾因感冒而轉肺炎，使他的病情轉壞。所以，以後我去看他，就儘量離遠些，站在床那頭，怕把感冒傳染給他。

黎師母以前給我的印象，是一位賢淑溫婉的女性；黎老師的長期臥病，使我懂得了她的堅強意志。黎老師臥病近三年，我每次去探病，從來沒有看見她無助地落過眼淚。她晨夜不停的看顧黎老師，晒了便爬在病床邊打瞌睡，還要來去照顧家務。每次去，我都覺得她瘦了些，精神倒是更朗爽。爲了免得家裡病院兩頭跑，後來她把黎老師接回家去。先把家裡打掃乾淨，裝了一部冷暖氣機，又購備了病床與抽痰機；於是，黎老師又回到自己的家，睡在自己的臥室裡。這時，黎師母早已放棄盼他復原的希望，然而她的照顧始終如一。一個臥病那麼久的人，最容易是肌肉在不活動狀態下腐爛（我曾經在某病院看到一個半身不遂的人，下身爛得滿是窟窿，換藥時其臭無比！）而黎師母每天按時替他作四肢運動和按摩，勤於清洗；所以，黎老師直到去世，身上沒有一個爛瘡！夫妻之情，深不可測；旁觀的人，只能讚嘆。而夫妻的

情感之外，黎師母的信仰也必定是令她振作到底的一大力量。

談到黎師母的基督教信仰，我敢用一句俗話描寫：已經是入「迷」了。黎老師健旺的時候，黎師母時常勸他信教，黎老師唯唯否否。黎老師去世後，黎師母在他的存稿裡發現兩首黎老師寫給她的舊詩，裡面表示他有皈依之意。後來，在訃文中，黎師母還特別把這兩首詩製版印出來。黎師母能够在三年裡，獨木支大樑，照顧病人，自己沒有半點精神的癱瘓，她的信仰恐怕是大有緣故的吧。（慰之小姐亦有母風，今年暑假我路過紐約和她通話，就在電話裡她居然問我：「你信不信？」能信的人真是有福了。我是沒有福氣的。）我去淡江上課，常常經過黎師母的門前，看見破落的門板已經釘好，斑剝的油漆再度刷新，我便知道這位堅強的女人，正在孤獨中振奮地生活着。

黎老師安葬時，我跟着一直送到墓地，看着棺木下了穴。臨走時，我獨個兒走到穴前行了三鞠躬（黎師母似乎不願我這麼做，大概是不合基督教的規定？）默唸着：「永別了，黎老師。」但是，人生裡真有永別的事麼？如今，我走筆懷念，黎老師不是充塞着我的腦袋麼？當年他不省人事，臥病在床，雖生猶死；如今，他已作古，雖死猶生。今年夏天我在夏威夷開會小住，承中國領事館的濮總領事及夫人邀宴，席間談起臺大外文系，談起逝世的幾位老教授。我說：「黎烈文教授去年死了。」濮總領事立即說：「不是就是那位翻譯『冰島漁夫』的黎烈文……」能够在夙昧平生的人口中獲得一兩句的提及，黎老師的影響亦可見其遼闊了。如今，他的十本保有版權的重要譯作概由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成套出版，也就是要為今後的中國人保存一套可貴的讀物；這一套讀物，曾經在中國新文學的譯述界留下普及而不可磨滅的印象與成就。今後，這一套讀物，就是黎教授留在人間的一條山澗；它流到那裡，那裡的草木必定更綠嫩些吧。



## 附黎烈文教授簡畧年表

民前八年五月十八日生於湖南省湘潭縣。少時就讀於故鄉的學校。

民國十三年前後任職於商務印書館編輯部，頗得王雲五先生及其他編輯部前輩之賞識。是年春間將宋人小說「大宋宣和遺事」標點後出版（此書臺灣商務印書館現有印行）。

民國十四年秋赴法國留學。

民國十八年夏畢業於法國地雄大學文學院。

民國二十年夏得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院文學碩士。留法期間，任申報館特約撰稿者，並為商務印書館翻譯法國文學名著。是年秋與嚴冰之女士結婚。

民國廿一年春回國，任法國哈瓦斯通訊社上海分社法文編輯。十二月二十七日長公子念之生。

民國廿二年一月十五日元配夫人以產褥熱去世，譯倍爾納（J. J. Bernard）的劇本「妬誤」及洛曼（Jules Romains）的劇本「醫學的勝利」，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年至廿四年任申報館副刊主筆。

民國廿五年開始翻譯斯湯達爾（Stendhal）巨著「紅與黑」。

民國廿六年譯成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企鵝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紀念元配嚴冰之女士的散文集「崇高的女性」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冬季携長子念之在烽火中離滬返湘。

民國廿七年春赴閩就任福建省教育廳中等學校國文科視導員。譯成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鄉下醫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惜已絕版失傳。

民國廿八年由福建省政府任命，在戰時省會永安創辦改進出版社，編印適應抗戰需要的叢書及雜誌，供應省內外讀者；至抗戰勝利後始離職。

民國卅二年二月廿四日與許粵華女士結婚。

民國卅一年羅遜 (Pierre Loti) 的「冰島漁夫」譯本出版。

民國卅二年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的「兩兄弟」譯本出版。

民國卅四年一月十日女公子慰之生。倍爾納 (J. J. Bernard) 的戲劇集「亞爾維的秘密」譯本出版。

民國卅五年春辭去改進出版社社長，來臺任新生報社副社長。九月二日次公子忍之生。

民國卅五年秋改任臺灣省訓練團高級班國文講師。

民國卅六年應國立臺灣大學之聘，任文學院西洋文學系教授歷廿餘載。

民國卅七年梭維斯特 (Emile Souvestre) 的「愛的哲學」譯本出版。

民國四五年第一冊梅里美 (Prosper Mérimée) 的短篇小說集「伊爾的美神」譯本出版。

民國四六年莫泊桑的「脂肪球」·喬治桑 (George Sand) 的「魔沼」及法國短篇小說集「迷藥」諸譯

本出版。

民國四七年春第二冊梅里美的短篇小說集「双重誤會」及 C. Imbaudel-Huart 的「臺灣島之歷史與地

誌」二譯本出版。

民國四九年秋 E. Garnot 的「法軍侵臺始末」譯本出版。

民國五〇年羅遜的「拉曼邱的戀愛」譯本出版。

民國五一年「西洋文學史」出版。

民國五三年法國短篇小說集「失鳴鳥」的譯本出版。論文「法國心理分析小說之研究」脫稿。

民國五四年一月漫談西洋文藝的「藝文談片」出版。

二月「紅與黑」譯稿完成。

五月論文「莫利亞克作品之研究」脫稿。

民國五五年三月「紅與黑」出版。

五月論文「巴爾扎克作品中的理想社會」脫稿。

民國五六年五月論文「梅里美短篇小說之考察」脫稿。

民國五七年五月論文「都德與莫泊桑作品中之祖國愛」脫稿。

民國五八年十一月五日夜間因宿疾高血壓而引起腦血管阻塞，病榻纏綿足有三年。

民國六一年十月卅一日晨溘然長逝，旅世六十九載。

## 「烈文譯著叢書」出版前言

先夫黎烈文先生遺留下來的譯著相當多，單就法國文學的名著翻譯方面來說，就有：斯湯達爾 (Stendhal) 的「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巴爾扎克 (Honore de Balzac) 的「鄉下醫生」(Le Medicin de Campagne)，梅里美 (Prosper Mérimée) 的「伊爾的美神」(La Venus d'Ille) 和「雙重誤會」(La Double Méprise)，梭維斯特 (Emile Souvestre) 的「屋頂間的哲學家」(Un Philosophe sous Les Toits)，喬治桑 (Gerreg Sand) 的「魔沼」(La Mare au Diable)，佛朗士 (Anatole France) 的「企鵝島」(L'île des Pingouins)，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的「脂肪球」(Boule de Suif) 和「兩兄弟」(Pierre et Jean)，羅漫 (Pierre Loti) 的「水島漁夫」(Pêcheur d'Islan) 和「拉曼邱的戀愛」(Ramuntcho)，賴納 (Jules Verne) 的「紅蘿蔔鬚」(Poil de Carotte)，洛曼 (Jules Romains) 的「醫學的勝利」(Le Triomphe de La médecine)，本那特 (J. J. Bernard) 的「姪兒」(Le Feu Qui Reprend Mal) 以及選譯各名家短篇而成的兩冊短篇小說集，今合輯為「法國短篇小說選」等十六種。其中有一部，已經將版權出讓；其餘保留版權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曾分別交由大業書店、重光文藝出版社及臺灣開明書店等

處以抽版稅方式出版。「鄉下醫生」及「紅蘿蔔鬚」兩書都已絕版失傳，殊為可惜。而大部分在臺灣出版的法國文學名著的翻譯，也因星散各處，未見廣傳，不易為愛讀者所蒐集。多年前黎先生曾經有一心願，想要將那些保有版權的譯品一一收回出版權而自行出版；但因顧慮到印刷費的籌措以及發行方面的種種困難，以致未敢輕易嘗試。如今他經過漫長三年的病榻熬煉，終於已撒下一切而去。想到他一生那麼忠誠而嚴謹地譯出的許多文學名著，如果就此星散各處而可能終至埋沒，則在我國學術界未始不是一樁損失。而孩子們爲了要紀念父親一生的辛勞，也屢次來信提到整理遺稿並集中出版的事。適逢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的負責人張清吉先生有意出版黎先生這些佔着他一生勞績中大部分的名著翻譯和他數年前經國家長期發展科學會補助而撰成的五篇未發表的法國文學研究論著，盛意可感，我樂意接受了張先生的提議。本叢書包括下列諸譯品及著作：

- (1) 梅里美著 · 伊爾的美神
- (2) 梅里美著 · 雙重誤會
- (3) 梅里美著 · 煉獄之魂
- (4) 梭維斯特著 · 屋頂間的哲學家——愛的哲學
- (5) 喬治桑著 · 魔沼

(6) 莫泊桑著：脂肪球

(7) 莫泊桑著：兩兄弟

(8) 羅遜著：水島漁夫

(9) 羅遜著：拉曼邱的戀愛

(10) 斯湯達爾、左拉、羅遜、莫洛亞等著：法國短篇小說選

(11) 黎烈文遺著：法國文學巡禮——本書內含黎先生自民國五十三年至五十七年藉國科會的補助而撰成的五篇論文，列論八位作家的作品研究並涉及各時代的文藝思潮與創作風格。各篇編排次序按照寫作年月的先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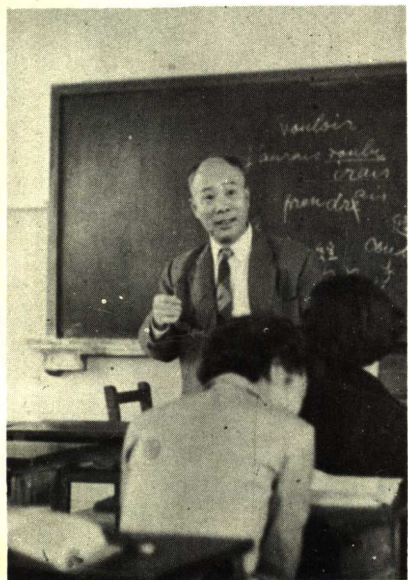
爲了黎先生的論文得以完成，現在又得以問世，要向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謹致謝意。此外，我還要謝謝顏元叔先生在百忙中爲這套叢書所寫的序文和他所給我的其他方面的種種幫助。同時也要向臺灣開明書店劉甫琴先生、重光文藝出版社陳紀澄先生以及大業書店陳暉先生致謝，因爲他們三位同意解除以上好幾種譯品的出版契約，成全了這個紀念性的出版計劃。

黎許粵華謹識 民國六十二年春於臺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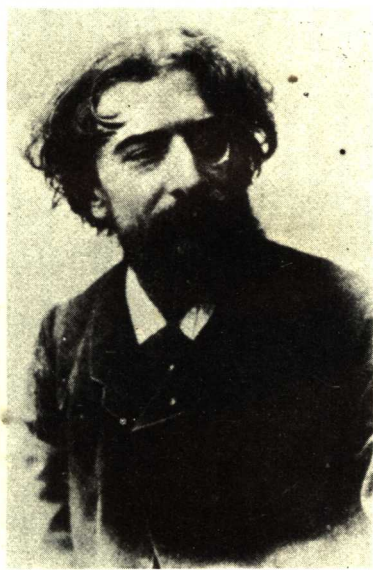


黎烈文教授在臺大文學院授課時一瞥

黎烈文教授五十一歲時全家合影



梅里美 (P. Mérimée, 1803-1870)



都德 (A. Daudet, 1840-1897)